



刀·刨·火

良药，在火中炼就，被刀切割。一块块丑陋乌黑的根茎，变成云霓般轻巧的物质，变成薄如蝉翼的饮片，变成赏心悦目的药，顿减去患者心中的沉疴。

黑夜像一颗巨型水晶，笼罩在赣东大地上。火焰冲腾，金鳞闪烁，而夜愈来愈深，寒气愈来愈烈。火舌炙烫着夜晚最深沉的位置，并将围灶中那些神秘凶猛的附子毒性一点点逼退、杀净。这个过程十分漫长，这是一场史诗般的对峙与较量，是正与邪、良与恶的蝉蜕龙变。先用水的涤垢析出，再用火的慢炙暗煎，使其归顺为剿灭人类沉疴的救亡助命之药。在如此肃杀的氛围中，火焰的惨烈不动声色，将其匠心深隐，炼药者神闲气定，成竹在胸。火光映照着他睿智的、风霜历历的脸，淡远的眼神时而掠过青瓷，时而注视火苗。

落叶潇潇，星光邃邃，寒露苍茫，红焰闪闪。空旷幽冷的树林里，在火与药的割裂纠缠中，一个老人端坐于用砖头搭建的奇特围灶边，运筹帷幄，进行最为神秘的中药炮制。这种炮制方法严格按古法进行，其古法为中药炮制的药帮“建昌帮”所有、所用。

老人，为建昌帮炮制流派“非遗”第十三代传人刘香保。

夜深了，金黄的火苗在风的助力下倏忽萎靡，又迅猛蹿出，并发出呜呜的啸叫，仿如炮制者指挥的歌声，那声音回旋于餐夜的清寒和寂静之中，有如猛虎在山涧的低吼。谷糠燃烧的气味，附子被灼烫时痛苦辗转呻吟的细微，生姜片的气味，混合在夜半的霜露中。

他虽已苍老，但面对炮制的药材他更加老辣沉着，心扉被中药的神秘充满。他深谙药材的药性，知道它们的软肋，知晓它们如何在自己的手上仙侠突变。所谓炮制，就是用无情的水火共制，“枵糠得甘芳，屹啮谢炮制。”(苏轼)食物需要炮制，中药则完全依靠炮制。拿刘香保老人的话说，再好的医生，再好的药方，没有炮制得当的药材饮片，一切为零，毫无用处。炮制者，炮炼也，由魔鬼而天使，由剧毒而灵药也。出于葛洪、雷公。葛洪炼丹，正是在建昌帮的发祥地江西南城县的麻姑山里。炮制始祖在此传授了多种独特的加工药材之法，与建昌帮的声名远播，源远流长有密切的关系。

围灶需燃烧一天一夜，他和衣而坐，任由寒风侵袭，禅定若山。长夜如刀，他清楚地知道，火，虽然温和地舔舐销熔，它金色狰狞的牙齿藏而不露，进入附子的身体，它会有强烈的快意向药毒的内部挺进，那些在炙热中绽裂分解的毒性随着青烟袅袅飘散，形神巨变，脱胎换骨，凤凰涅槃，一切在他的预料之中，难逃他的股掌。一种听世灵药，像神话一样，以响亮星灿的形象，正在丹霞满天的清晨缓缓升起。炮制者的仁心与匠心，如一轮朝阳，浮现在层林之上，闪着圣洁高深的光华。最后围灶的余烬，如舍身成仁的药毒，坍塌殆尽，带着惬意的微笑，沉沉睡去，它梦见了一个垂危者，从病榻上，从死神的手上，重新走进美好的人间，一路春风碧露，花香满途。

炮制附子的绝技在建昌帮的古法里，只是其中一种，但也是重要的一种。刘香保老人跟我说，附子是过去老中医普遍使用的一味药，因为它是中药中起死回生、振衰救逆、斩关夺门第一药，是还阳草，老中医用险药，只有险药才能救人危命。说白了，附子就是鬼门关捞人的通行证。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乌附毒药，非危重病不用，用之不当，致祸甚速。”其实，刘老说，致祸的主要原因是炮制不当，而如今的炮制者手法平庸粗糙。首先，附子来源非四川江油产区，也非运用建昌帮炮制术。他说，生附子的水火共制，仅在水中得泡四天，每一天换水三次，晒干后再浸泡，反复晾干，上甑蒸十四个小时，再在野外行一天一夜的复火煨法。糠尽灰冷，煨好之后，从火中取出，敲击出现空洞的声响，表明附子毒性退去。为什么要到野外中、天地间炮制，我问其故，刘老神秘地笑了笑，说，老祖宗们从来就是如此，人命关天呀。

在建昌帮炮炙十三法中，除了煨法，还有炒、炙、煨、蒸、煮、炒、熬、淬、漂、霜、曲、芽等法，而最为称道的是炒、炙、煨、炒、蒸法等。传人刘香保的煨附子则是保留

了唐代“煨灰中炮炙”最为正宗的煨制法，此法在他的手上，更加丰富、娴熟、精粹。建昌帮名满天下的特色饮片有煨附片、阴附片、阳附片、淡附片、姜半夏、明天麻、贺茯苓、童便制马钱、山药片、泡南星、醋郁金、炒内金、炒熟地、炒远志、炒黄精、炒何首乌、酒白芍等。

炮制后如何切它，成为了建昌帮最为称道的独门绝技。切术在严谨认真的建昌帮传承中，以建刀和雷公刨为经典代表。建刀即切药刀，又名剃刀、琢刀、豚刀，在南城县同善堂药业集团的刘香保工作室即百草坊，我看到了一排排架在切案上的建刀，它的形制与其他药帮的切刀长相完全不同，也与我看到的许多中药铺的切刀迥异。这刀架在一个木案上，下可脚踏，木案为防止药片的掉落，四周略高。刀把斜伸且长，前端固定，刀身宽大，刀口深锐，靠在铁栏杆上，以达到切片时的直逼、均匀，便于长时间操作而不走样。建昌帮切片讲究的斜、薄、大、光等特点，就在这把标志性的刀上完成。此刀重约一点五公斤，柄长达二十六厘米，可以对付任何坚硬的根茎、藤木、果实和全草，可以切成各种片、段、丝、块。这种切药刀制作工艺繁杂，淬火极佳，能够斩钉截铁，的确如雕刻师手中精致的琢刀。其打制过程需三十三道工序，经过四十四次淬火，才能够完成这把传说中的神刀。

用建刀切药，建昌帮的药工做到了巧夺天工，精妙卓异。一颗长约三厘米的槟榔干燥种子，能将其切成一百多片，据说最高记录为一百七十片，业界称为“百刀槟榔”。刘香保老人告诉我，他可以将槟榔切成一百零八片。所谓“防风飞上天，桔梗不见边，枳壳人字片，槟榔一百零八片”。在刘香保工作室，我看到了切成薄片的槟榔，也看到了用簸箕盛着的切成人字片的枳壳，还有切成细丝的药材。刘香保老人说，这些药丝细到可以穿针，他切出的极薄片为零点一五毫米。除薄片、圆片、直片、叶类丝片，还有斜片(包括柳叶片、竹叶片、瓜子片)、马蹄片、人字片、铜钱片、腰子片、肚片、半圆片、类圆片等等。刘香保的精湛刀工，是他七十余年炮制生涯练就的绝活。建昌帮的刀功包括括个、斜捉、直握、手托四种送药切制法。药材切薄，药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雷公刨，同样为建昌帮独创独有独享。

一根竖放着的长圆木，这是刨子吗，这与刨子有关吗？还有一大块石头，磨盘一样坠在头顶，穿在圆木之上。雷公刨，多么凶猛的名字！刘老将那根长圆木取下，穿入石盘，竖着放在一个木匣子上，木匣子里面放上药材，底下就是一个大刨子，跟木匠的刨子没有两样。他把这个穿了石盘的木棒压在木匣子里，坐上宽宽的凳子，开始刨药。他刨的是枳壳，要刨成人字形，药块的块茎要刨得透明，一片片薄而不断，薄而不乱。多么笨重的、复杂的刨子，只为求得一片药材的最佳疗效，这手上的功夫多么了得！要对这具庞大、奇特的刨子机器举重若轻，得心应手，完全靠细腻的手感，靠心灵的触摸，靠经验的累积，才能刨出想要的薄片来。我惊叹这个刨子，问为什么叫雷公刨，这名字真的够响亮，够雄壮。刘老边演示边说，你听听我刨动时，上面的石盘发出的声音，像不像打雷一样的响声？还真是。他快速地推动沉重的刨子，整个刨具，连石带木带匣，发出类似滚滚的闷雷声。也有另一说，因为中药炮制界有一位南北朝的雷公，史称雷公，中医“针灸之祖”，著有《雷公炮炙论》三卷，记述了中药的净选、粉碎、切制、干燥、水制、火制、加辅料制等法，如今仍是中药炮制的经典规范。还有传说，此刨就是雷公所创。在刘香保工作室里，挂有雷公画像，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刨，并成为建昌帮独一无二的炮制图腾。

掌握雷公刨的刨功，与掌握建刀的刀工一样，得经过漫长的锤炼。雷公刨刨制出长、斜、直、圆各形薄厚片，因为在来回的刨制时，是靠木棍上的石盘加力下压，因此刨片效率比刀切高了许多。其刨法包括圆斗加压刨法、手按刨法、压板刨法、长斗刨法四种，与刀切四种方法，并称为建昌帮“刀刨八法”。建昌帮药界认为，只有圆斗加压刨法才是雷公所创的正宗刨

法。刘老向我展示了几种刨法，每一种刨法都靠双手包括手腕、手指、手掌的精妙灵活运用，犹如魔术师的鬼手神工，动如电光石火，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在刘香保工作室里，我还见识了铜铁木陶等各种材质的炮制工具，如铁碾、枳壳棒、槟榔楔、香附铲、泽泻笼、茯苓刀、附子筛、麦芽筛、炒药坛、圆木甑、硫黄柜等，这些工具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其对中药炮制的精细研究，达到了叹为观止的地步。

建昌，为江西省南城县之古称，该县历代为建昌军、建昌路、建昌府治驻地，因处于赣闽通衢之上，经济繁荣，药材资源丰富，医药业异常繁荣，宋元时期已成规模，明清时代，达到鼎盛，因而形成了建昌药帮。建昌帮与江西樟树帮合称为江西帮，为全国十三大药帮之一。药界至今依然流传并笃信“药不过樟树不灵，药不过建昌不行”的说法。建昌帮名匠巧匠辈出，炮制素以毒性低、疗效高、饮片外形美观、色艳、气香、味厚而著称于世。

年已八旬的“非遗”传人刘香保，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建昌帮的神奇炮制古法。刘老十二岁开始学习中药炮制，如今体强心健，满面红光，演示讲解他的古法炮制，侃侃而谈。中医博大精深，积累流长，每一种药材的炮制，都是历代古人心血与智慧的结晶，是经验之大成，是科学探险的艰难发现。中医来源于对自然百草的神奇点化，除了医生和药方的运用，炮制者对药材药性的深刻了解与萃取，也是中医至关重要的部分。

轰轰的雷公刨仍在我身后药香满屋的百草坊里响起，而夜晚煨附子的红焰也孤亮在大野，不舍昼夜。在火焰、刨切与刨声中，中药炮制的温柔与暴力美学，已然形成了数千年，它透明无毒的饮片，神秘的药香，拯救了无数的生命，创造了无数的传奇。那沉沉如雷的巨刨声响，厚重、深邃、锐利、磅礴地挺进着，撞击着，滚压着，蒸腾着，绵绵不绝。强劲的气息，依然在大地上弥漫和颤动，点亮了中华医术奇异的光芒……



《武汉印象——洪山宝塔》(水彩) 陈勇劲 作

□ 陈应松

汉水词典

(组诗)

□ 蔡永

1. 水文

回旋以及冲刷，我在纸上
临摹波涛，乌云有乌云的洁白
闪电有闪电的迟疑，更高的水位
游离于一触即发的闸口
每画一笔，都是一个设防点
都要收集四面八方的暴雨
为千里江山献上洪流

2. 流域

我将与你讨论音韵：仄脚是
十堰、神农架、孝感、武汉，平脚是
襄阳、荆门、天门、仙桃、潜江
我听见，你念出的每个地名
不是在夕阳里反复擦洗
而是咬定晨曦初现的唇齿
为一整片天空校正高潮

3. 江滩

一到这里，步伐就变轻变缓
前浪拍打着泥土，后浪拍打着光
偶然的毛毛虫，爬过必然的滩涂
未知的春天，潜入已知的脚印
你发现蝴蝶了
我也发现重复的蝴蝶了
恰如满地蒹葭，摆出江南的POSE

4. 驳岸

皖鱼想穿上云朵的衣裳
香樟树想做旧霓虹的美颜
你想知道，河流与岁月
谁更漫长，这是一条谜语
比汉中盆地矜持，比龙王庙神秘
石头褪下水线，体温略带体香
你要摸一摸，才有答案

5. 航运

先天的水土，是虚构的血肉
后天的路和桥，是实打实的骨头
两岸都有文明史，两岸都
小心呵护，江河日上
给不安分的风张起满帆
飞跨越来越丰沛的流体力学
拐弯或者加速

6. 交汇

当无人机拉升俯视图的镜头
白色的鸟隐入白色的稻田
绿色的树插进黑色的石头
干流和支流交汇成蓝色的曲线
我和你勾勒成黄色的阴影
从预设的网格里找到拼图
一个冒失的吨吨竟波澜不惊

7. 回声

汉水有回声，长江也有回声
而大海没有，这并非最好的借口
——我的心像大海一样
但你将越来越远，我需要
认真的录音笔，把浪花装入耳朵
我需要一座海洋被一条河流撞碎
向上游鸣叫

落桂花

桂乡咸宁，采收桂花的那个过程叫打桂花。

在桂花树下铺一张桂花被，过去这张桂花被就是日常家居的被子或被单，现在则用专门桂花被。专门的桂花被面料更适于收桂花，尤其在桂花被相对应的两条边穿进硬质的横杆，更方便托举提放，尤其是桂花被的面积大多得多了。

再用竹竿敲打树枝，桂花瓣儿就纷纷扬扬落到桂花被上。待桂花瓣儿在桂花被铺成几寸厚，再提起横杆将桂花瓣儿拢成一堆。然后，用筛面大筛孔大的桂花筛，两人配合操作，筛去小枝和树叶，留下清一色的桂花瓣儿。最后把桂花瓣儿装入箩筐里，要堆得冒尖，挑起来，穿行在桂花园中，行走在田埂上，都是极好的风景。

整个过程都会被成为打桂花，画面感极强，被很多的摄影家、画家表现出来，佳作不断。当年，儿子李不言上幼儿园时画的一幅《打桂花》，参加内地与澳门幼儿画展，20年后还受到组织方的回访和展览，衍生出许多的趣事和感动。

现在，人们把打桂花的过程拍成视频，那种美妙就更摄人心魄了。今天早上，我刷到这样一个打桂花的视频，把它转发给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回帖：落桂花！

朋友家乡把打桂花叫落桂花。这个“落”字好古风古雅。一时间，一些咏桂花的诗句纷至沓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日夜桂花落，行人去悠悠”“月午山空桂花落，华阳道士云衣薄”“飘香十里桂花落，如诗如画醉心田”……都有一个“落”字。

我一直以为，桂花雨有两种：催花雨和桂花瓣儿雨。催花雨就似桂花的勾魂雨。桂树蓄势待发之时，桂花含苞待放之际，要发不发芽要放不放的关头，一场如酥的细雨。细雨不是小雨，这细雨似有若无，叫牛毛细雨，或叫绣花针雨，细雨真到，桂花就卵发。细雨雨润无声，桂花却万花齐发，浓香袭人。

桂花瓣雨。花盛之时，必有花落。落花是桂花一生中最大的典礼。有一年花季的一天，我站在桂花树下等人，经历了一场活生生的桂花瓣雨。那场桂花花瓣的落，不是纷纷扬扬，杂乱无章的落下，而是一阵阵整齐划一地落下。好像有神在喊“落”，于是落下一批，无数朵同时直直地落下，没有哪一朵提前一秒，也没有哪一朵滞后一秒，绝对的整齐划一。片刻，似乎，又有神在喊“落”，又重复前情。当时秋阳还有点躁，我是站在桂花树下避免阳光暴晒，当时更没有起风，非常安静，安静得我能听见花瓣落下的“扑扑”声。我当时感到无比的神奇。那一刻，我已经相信有神明的存在了。

无论是勾魂催花雨，还是桂花瓣雨，都需要一个“落”，没有这一个“落”，一切都无从谈起。

打桂花的“打”字，既响亮，又有力量，在修辞学上似乎有点粗糙。在生物物理学上，又有点粗暴。

落桂花，即使是打落的桂花，也是突出了落的结果，淡化了打的外力干预。

落桂花，是一段自然的完美修行。桂花成熟了，它要落到人间来服务人类，或者，它要落到泥土里，完成生命的一个终点，或开启生命的一个起点。

□ 李专

“胜利的回响——湖北解放故事”

湖北日报 湖北省作协 联合主办

1949：蒲圻纪事

□ 冯晓光

蒲圻，现为湖北省赤壁市，扼湘、鄂两省咽喉，是湖北的南大门，也是粤汉铁路(现京广铁路)线上的战略重镇。清咸丰年间，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天国起义军数度决战于此。民国时期，湘鄂战争、中原大战以及抗日战争的武汉、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也先后在这里一分胜负。1949年，蒲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和湖南和平解放进程中成为重要节点支撑。

五月解放：攻占与接管相隔一日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席卷江南，陆续解放南方各地。当年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0军119师占领湖北南大门县城蒲圻。该119师后来一路南下，系解放北海涠洲岛和海南岛的主攻部队，也是首批入朝参战部队之一，所向披靡，屡建奇功。

蒲圻县城是由第四野战军攻占的，而接管却是中原军区所属部队。1949年5月25日，中原军区江汉军分区派李秉范、熊占彪率一支部队从洪湖过江，进入蒲圻县城，正式接管蒲圻地方政权，李秉范担任蒲圻首任县委书记。

蒲圻的天空，除了胜利回响，还有前进号角。5月26日，沿粤汉路南下解放军占领湘鄂边境的赵李桥、羊楼洞、羊楼司及通城西南的沙坪。粤汉路以东，解放了湘西北的澧阳市。至此，林彪大军已打到湖南了。

向鄂南方面发展的人民解放军，很快接近湖南省的边境，5月25日，又连续攻占了蒲圻东南的崇阳和湖南交界的通城两座县城，在攻占通城的战斗中，解放军俘敌八百余人。粤汉沿线大军继续南下，湘“省府”逃往邵阳。

六月屯兵：威促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6月19日，新中国政权筹划建立之时，

第四野战军在汉口渡江沿粤汉路南下，先头部队两个师已抵蒲圻。几天后，四野大部队纷纷移驻蒲圻及周边重镇。

蒲圻屯兵，使湖南国民党守军惊慌失措。长沙市郊国民党军，连日不绝开出，附近驻防部队亦调动频频，而且有援军自粤北开到湖南，配合白崇禧所属国民党军队，赴湖北布防。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2、第13兵团从粤汉铁路东西两面逼近长沙，并对其形成钳形包围之势，迫使白崇禧率指挥所撤出长沙，退到衡阳，为程潜和陈明仁接受和平谈判创造了条件。

解放军四野屯兵蒲圻，对湖南和平解放起到了关键的威慑作用。1949年8月初，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发出起义通电，湖南和平解放。

八月西征：解放大西南的中转地

解放重庆的先头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蒲圻，经湘西抵达成都，乃至后来解放整个大西南。

粤汉铁路蒲圻境内有官塘驿、中伙铺、蒲圻、茶庵、赵李桥等多个火车站，除了南下的第四野战军在蒲圻休整后继续向湖南、广东、广西挺进，还有第二野战军的部队乘火车从安徽出发，经河南到达湖北蒲圻。

1949年8月中旬，人民解放军主力仍据蒲圻、崇阳、通城间，汉口还有大量人民解放军渡江，向武昌移动。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解放重庆》以“铁流滚滚八千里，兵锋剑指逼重庆”为题题载：从1949年8月底到9月初，二野第3、5兵团开始向西挺进，其中3兵团是解放重庆的主力。3兵团的一部行动是：第10军从安庆、桐城、青阳出发至合肥乘火车，经蚌埠、徐州、郑州、武汉至蒲圻下车，徒步行军于

10月初到达湘西桃源地区。

九月通途：打通粤汉铁路梗阻

人民解放军迅速向南推进。早在5月下旬，为阻止我军南下，粤汉铁路岳阳以北，白崇禧军队溃退时炸毁了包括蒲圻大桥在内的所有桥梁50余座。蒲圻大桥是这段铁路最重大的工程，为当时的粤汉铁路第一桥。岳阳以南若干桥梁，亦遭到破坏，一度中断了粤汉铁路线的交通。这些桥梁大多跨越江南地区主要江河，桥长、水深、跨度大。白崇禧断言：“粤汉、湘桂两线3年内无法修复。”

抢修铁路大桥，是解放区广大军民的首要任务。第一步是搭建临时便桥，解放军铁道纵队2支队(中铁十二局前身)奉命于1949年7月13日渡江，抢修粤汉铁路。部队渡江后，在衡阳铁路局桥工队配合下，先抢修蒲圻至汨罗江间9座桥梁和线路。二支队第二桥梁大队于7月28日投入蒲圻便桥抢修。蒲圻大桥长409.2米，横跨陆水河，因正桥破坏严重，第二桥梁大队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只用半个多月时间抢通了便桥。当时主要是用大量的木桩代替水泥桩，达到临时紧急通车的目的。截至7月底，粤汉路南下，已经从武昌通到蒲圻，蒲圻、岳州间一边抢修桥梁，一边暂分段开行轻便车，以资衔接。

9月23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星期，粤汉铁路北段的蒲圻大桥、羊楼司大桥均成功修复，粤汉铁路北段武昌至湖南临湘180公里实现通车。

新中国成立后，蒲圻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1998年，蒲圻更名为赤壁。如今，这里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发展。回望历史，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永远激励赤壁人民不忘初心，奋进新征程。